

《各師各法談翻譯》前言 *

孔慧怡

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

這本論文集取名《各師各法談翻譯》，顧名思義，論文以翻譯為題；而作者都是在翻譯教學、研究或實踐方面有多年經驗的大學教師，各以自己的獨特觀點及方法詮釋翻譯學某一方面的問題。

一般對翻譯缺乏認識的人，認為把一種文字換成另一種文字就是翻譯；因此過去很多論中英翻譯的書都離不開單字、詞組及基本文法這個層次，完全看不出文字背後的整個文化系統才是論翻譯應該針對的重心。實際上，如果還停留在學習處理詞組和基本文法這個階段，那麼距離可以做翻譯或論翻譯還有一段很長的路。這類所謂論中英翻譯的書籍其實只是教英文或中文，不是談翻譯。這本論文集並不為讀者提供任何翻譯策略，而是希望讀者參考各種理論與方針後，可以就本身面對的問題製訂合適的策略。

學習語言和文化，最重要的是接觸面廣，翻譯學既然與語言及文化有不可分割的關係，學生自然也需要接觸各種不同的觀點和說法。本書收錄論文十篇，目的是希望讀者可以就不同作者的不同論點作出比較；並以此為基礎，考慮翻譯牽涉的種種問題，從而加深對翻譯學的認識。

翻譯這門學科在過去十多年發展突飛猛進，早已脫離了以字或句為基礎提供「翻譯典範」的階段，正如劉殿爵在《比較語法與翻譯》一文中指出，很多以中英翻譯理論或比較語法為名的書實在教人失望。劉文針對這類書中常見的謬誤，指出翻譯沒有公式可尋。文中除語法問題外，更論及中西方傳統翻譯各種方法，例句取材自詩歌、中國哲學、佛經、聖經及常見的中英比較語法書籍，充分顯示出論翻譯除了精深以外，更要廣博。如果見樹不見林，一切努力可能只屬徒然，甚至會導人入歧途。

讀者細看這本書的目錄，會發現論文多半以文學翻譯為題材，也許會因此產生疑問：難道討論翻譯問題就一定離不開文學嗎？事實說明，在各類翻譯活動之中，文學翻譯只佔很小的部分，但討論文學翻譯的論文則佔了大多數。這除了反映中英翻譯近數十年來在大學裏的課程發展方向以外，其實還有另一個比較客觀的因素，就是文學

* 編者按：孔慧怡、朱國藩編《各師各法談翻譯》於1993年8月由本中心出版。

翻譯牽涉的各種問題比別的翻譯類別多，因此不論從廣度或深度來說，探討文學翻譯的問題都有助於全面了解各類型的翻譯活動。黃國彬的《文學的翻譯》就是從這一個觀點出發，以文學翻譯為例子，探討語序、語域、詞匯運用、聲韻及文化背景等層面，事實上這些問題是任何譯者都會面對的。

吳兆朋在《談談重譯》一文中討論兩個近年比較少人提及的層面，就是複譯及轉譯。在中外翻譯史上，複譯及轉譯造成的影響，實在不容忽視。吳文羅列這兩方面的資料，並加以分析說明。雖然吳文學例以文學翻譯為主，但事實上非文學翻譯甚至傳譯亦牽涉到這兩個層面，最明顯的就是接棒式的即時傳譯法 (relay)，也就是轉譯。讀者觸類旁通，自然可以加深對複譯及轉譯的認識，從而體會到翻譯作為一種溝通傳意的活動，絕非只牽涉兩種語言這麼簡單。

林文月《譯事之局限》一文，正好說明翻譯牽涉的文化及世界觀問題。林文月以自己翻譯《巴巴拉吉》一書的經驗，說明簡單樸實的語言，可能是對譯者最大的挑戰，因為譯者要面對的不是語言本身，而是語言背後的生活方式、思想及世界觀。《巴巴拉吉》一書中酋長所提及的都是我們熟悉的事物，但如果譯者只把事物名稱還原，酋長的世界觀就會消失於無形了。林文月刻意求拙的努力，正好說明譯者的著眼點應該放在何處。

有一點值得一提的，就是《巴巴拉吉》一書，不論是德文版、日文版或中文版，都只是翻譯，因為酋長以土語發言，而他的講話首次以文字方式出現的就是德文版的《巴巴拉吉》。此書譯成日文，林文月又從日文譯成中文，正是吳兆朋文章中談到的轉譯。

劉紹銘以「輪迴轉生」為比喻，從一個鮮為人用的角度探討譯者面對的局限。全文引例雖然都是詩歌，但引申到任何其他文體同樣有啟發作用。作者自譯時故意或被迫所作的各種改動，充分反映出譯者面對的種種束縛，以及中英文化的異同。當然，我們現在對「翻譯」一詞的定義已有較深入的研究，其中翻譯與詮釋及翻譯與再創造的關係，更是近年翻譯研究的主要課題；如果從這一個角度去比較作者自譯與一般譯作的分別，就更顯出《輪迴轉生》一文的創意。

傳統的翻譯批評總是以原文的文字為研究基礎；但時至今日，這種做法已不再是主流。翻譯既是文化交流的活動，那麼促成交流的人——即譯者——扮演的是甚麼角色呢？從前大家都把譯者當是透明人，但實際上譯文讀者看到的作品，絕對脫離不了譯者有意或無意渲染的色彩；說得簡單一點，譯文讀者看到的不是原作品，而是譯者眼中的原作品。從這個角度看，我們就知道不但譯者的語文能力和文化知識會對譯作造成影響，更重要的是譯者對原作及翻譯的看法，以及他做翻譯的目的。

孔慧怡、王宏志二人的文章，其實都是以譯者的目的和手法作為翻譯批評的基礎；但兩人選材各異，針對的問題亦有不同。《從中詩英譯看翻譯批評的尺度問題》以

分析中國大陸某些古詩英譯的作品為手段，探討翻譯批評的風氣和尺度。翻譯批評和別的學術研究項目一樣，應該是客觀而嚴謹的討論，不應該是捧場文章。

王宏志《評價「翻譯」的「標準」》則以莎劇《哈姆雷特》的幾個中譯本為例，說明討論翻譯優劣時絕不能撇開譯者的目標而推崇一個單一的標準，並且從推動文化交流的角度來重新評價幾個廣為人知的《哈姆雷特》中譯本。

張曼儀同樣以《哈姆雷特》的中譯本為研究素材。她採用多系統 (polysystem) 理論的觀點來分析莎劇中的比喻，說明文學作品的語言與日常用語一脈相承。文章詳細分析《哈姆雷特》各譯者對劇中疾病比喻的處理手法，並探討這些手法如何反映譯入語與原語各系統的不同機制。《〈哈姆雷特〉疾病比喻的漢譯》與王宏志的《評價「翻譯」的「標準」》雖然都以《哈姆雷特》為研究藍本，但觀點、方法和結論完全不一樣，可以讓讀者真正了解到翻譯除了最低層次的「對」或「錯」以外，尚有很多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。

黎翠珍以多年翻譯西方舞臺劇的經驗，從戲劇演出角度討論劇本翻譯的各種問題及譯者的處理手法，探討臺詞的語氣、節奏和選詞如何影響演員塑造人物性格及全劇氣氛。戲劇演出本的翻譯方針是為了演出，因此劇本只是全劇其中一個組成部分，必須配合導演對該劇的詮釋，以至服裝、佈景、道具的安排，才是一個有機的整體，這與為了供人閱讀而翻譯的文學作品，方法自然大不相同了。就演出本的翻譯來說，一般對所謂「翻譯」、「節譯」、「譯述」、「改編」或「重寫」所定下的界線，都顯得比較模糊。讀者如果對這方面的問題有興趣，亦可參考王宏志文中論及戲劇改編的部分。

中國大陸近年來有不少人倡議各種翻譯理論，劉宓慶可以說是其中頗具代表性的人物。《中國現代翻譯理論建設芻議》一文提倡建立一個以中國語言文化為本位的翻譯理論(大概可以稱為有中國特性的翻譯理論)，而此理論的立腳點是語言學。如果讀者能將劉宓慶的《芻議》與張曼儀採用的多系統理論及劉殿爵《比較語法與翻譯》多方對照，肯定可以加深對這個問題的認識。

讀者會發現很多坊間討論翻譯的書常用的字眼如「直譯」、「意譯」，在這本書中極少出現，原因是這些字眼雖然沿用近八十年，但從來沒有建立起大家同意的定義。在翻譯還未成為一門學科以前，一般人信手拈來這類字眼，在討論翻譯問題時求其方便，固然未可厚非；但如果我們把翻譯當作一門專業，而仍然沿用這種意義含糊的字眼，討論就難免鬆散無力了。如果我們真的希望建立一套良好的翻譯理論，第一步要做的，應該是重新研究和整理近百年來中國有關譯論的詞彙，讓以後的學生明白口號式的說法如果沒有明確定義，實在不宜用於嚴謹的翻譯研究。

這本論文集從去年夏天開始集稿，到今年夏天出版。在這整整一年間，我們得到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蔡俊明先生協助打字，楊昌俊、葉勇兩位同學校讀清樣，謹此致以衷誠的謝意。承蒙中文大學出版社謝偉強先生設計封面，楊美寶女士、周暹華女士製作，在此一併申謝。